

# 那段曾经的岁月

□王建勇

二十多年前,我曾在江北慈城的一家水泥厂工作。进厂时,说是作为储备干部培养,但自己心里自然清楚这是让你听着舒服的客套话。我们一起招进去的有二十个人。刚开始我们每天在厂里打杂,偶尔去车间顶一下班。

当时父亲跟厂里一个修车的师傅认识,说:“我跟厂里的师傅说好了,要么你去跟师傅修车子。”

所谓的修车,就是维修厂里有故障的手拉翻斗车。我不想与一起进厂的同伴分开,所以就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。

一年后,我与一同进厂的小伙伴都进入车间。当时车间机械化程度低,我们每天在车间,铲原料、拉车子,十分辛苦。一天工作下来,人累得像散了架似的。这时,我有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。

那时慈城企业少,进工厂当工人还是令人羡慕的。当时国家还没普及“社保”,而水泥厂是“集体企业”,工人退休享受养老待遇,用我们宁波话来说,退休有“老保”。正因如此,这给了我们不辞辛劳、努力工作的动力。好在我们正年轻,第二天又精力充沛。

记得刚进厂时,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27元,副食补贴5元,合计每月32元,再加上夜班费等,加起来也就40多元。

后来,随着水泥供不应求,需求方为了早日买到水泥还要排队、“开后门”。为了满足需求,工厂新建厂房,扩大生产规模。我们每天期盼的就是新厂建成后,机械化程度提高,我们工作会轻松一些。

水泥厂一般有生料车间、立窑车间、熟料车间、打包车间等组成。

生料车间,就是生产生粉。一般是把石灰石、煤炭、黄泥、铁粉、萤石等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,经过磨机粉碎,磨成一定细度的生粉,然后把生粉送到生粉储存库。

立窑车间的工作,就是把生粉进行高温煅烧。煅烧后,用输送机送至破碎设备进行破碎,再经提升机送入熟料储存库。

熟料车间是把熟料与水渣、石膏按比例混合,经磨机粉碎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水泥细度,然后输入水泥储存库中。

打包车间则是把水泥储存库中的水泥,灌入袋中。每袋水泥重量要控制在50kg左右,允许误差为±1kg。

经包装后的水泥,此时还不能出厂,要在水泥仓库存放一段时间,等水泥的安定性稳定,确定标号后,才按标号定价销售。

因工厂一环套一环的生产特点,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,所以工人上班要三班倒。

那时,我住在慈城西南面的乍山,而工厂在慈城的东面,所以每天上班都要途经堵家桥、胜利粮站、太平桥、慈城造船厂、西门口,经市中心,再过东镇桥到慈城东门的工厂上班,下班则路程相反。不管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、严冬酷暑,除了休息天,每天都要来回十多公里。上班骑行的路途,也只有慈城西门口至工厂的一段路是水泥路,其它路段都是黄土铺就的,路面上还撒有石子。往往晴天汽车从身边开过,尘土飞扬;雨天遇车辆从身边经过,

则路面坑洼处的积水会飞溅到人身上,可谓“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。有时不小心,自行车还会因路面的石子移动而滑倒。

因家里到慈城西门口有六七里路都是农田边的机耕路,晚上没有路灯。夜班骑行在这段路上,只能借助夜空中的点点星光,还有远处村庄弥漫的一些微弱灯光作“照明”。

记得深秋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,天空下着绵绵秋雨,在去上夜班骑行途中,突然停电。一下子,我被淹没在夜色中,顿时眼前一片漆黑,“伸手不见五指”。当时我有点崩溃,要是不来电,我只能在漆黑的夜色中推车慢行。

庆幸的是,过了五六分钟,右边村庄小道上出现一束微弱灯光,并向我行走的道路正前方移动。我加快了脚步。

临近,只见骑车的是一位男青年,自行车后座坐着一位姑娘。姑娘右手搂着男青年的腰,左手拿着手电筒帮男青年照明。因夜色漆黑难行,我只能“厚着脸皮”尾随。为了尽量不打扰他们的“美好时光”,我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。

还有一次,记得是雪后的一个冬日,我骑车经过慈城西门口一家“白斩店”,只见蹲在店门口的一只大黑狗,见店主出来,飞快地冲向我,咬住了我的裤脚。因路面有积雪,我自行车把手一晃,狼狈地车倒人翻。狗主人见状,狠狠地训斥大黑狗,大黑狗才乖乖地松开了我的裤脚。

1987年,单位新厂房竣工,采购的设备开始陆续安装、调试。九月份厂里安排我们新工人和其他一些工人,由副厂长带队,一起赴余姚水泥厂学习、进修。此时我们一同进厂的同伴,已走了两个,一个去了花木场,一个被聘为乡团委书记。

到达余姚水泥厂后,师傅让我们先熟悉工厂生产流程。然后,师傅教我们如何观察仪表,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。还有设备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应采取的措施,及设备开启停关的顺序等。一个多月后,我们都能独立操作设备了。

结束余姚水泥厂的学习后,我们赴嘉兴水泥厂参加学习,并游览了杭州、苏州,也算是工厂对我们辛苦学习所给予的一个放松机会和额外奖赏吧。

后来离开慈城,我到了市区工作。

记得在水泥厂工作期间,自己还在省建材报副刊发了两篇文章,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报社寄来的“样报”,留作那段曾经岁月的纪念。

由于新单位距新华书店很近,每天中午休息时间,我一般去新华书店看书。

因在商场针织部工作,在新华书店我也翻阅了一些针织方面的专业书籍,并根据实际经验,写了篇《羊绒衫与羊毛衫有何区别》的文章,发表于

当时《宁波晚报》“美化生活”版面。

那上班,同事于芬说:“王先生,你发在晚报的文章我看了,写得挺好。”

我报以微笑,我也不知道,同事为什么叫我“王先生”,或许是自己看起来太书卷气了吧。

在商场工作期间,为了提升自己,我白天上班,晚上去学校进修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毕业后,我被留校任教,也真成了同事口中的“先生”。

当时校长曾对我说,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留校任教的学生。

留校后,自己也挺敬业。有时候,在去学校的途中,还在冥想当日要上课程的内容。

除了保质保量完成教育任务,自己在业余时间还撰写了几篇专业研究文章发表于国家级报刊,并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。真的十分感谢当时学校领导的信任。

去年回慈城,漫步于慈城东门城墙上,发现在城墙百米处,就是以前工作过的工厂,曾经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,让人思绪万千。

幸好那时自己年轻,就像俗话说的,年轻时候不吃苦什么时候吃苦。但又觉得,这话有点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

记得当时提升机阻塞后,要跳入几米深的提升机坑。当打开提升机门的那一瞬,滚烫的水泥像泥石流一样向你涌来,坑内因粉尘飞扬,能见度很低。你还要铲,还要挖。提升机故障排除后,你又要要把提升机坑清理干净。那种滋味真的让人很窒息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段段岁月组成的,日子里有酸,有甜,有苦,有辣。人生只有尝过各种滋味,苦过、难过、经历过,人才能变得坚强。当你再次遇到艰难困苦时,你就能坦然、淡定地面对挫折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你应该感谢生活,感谢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。

